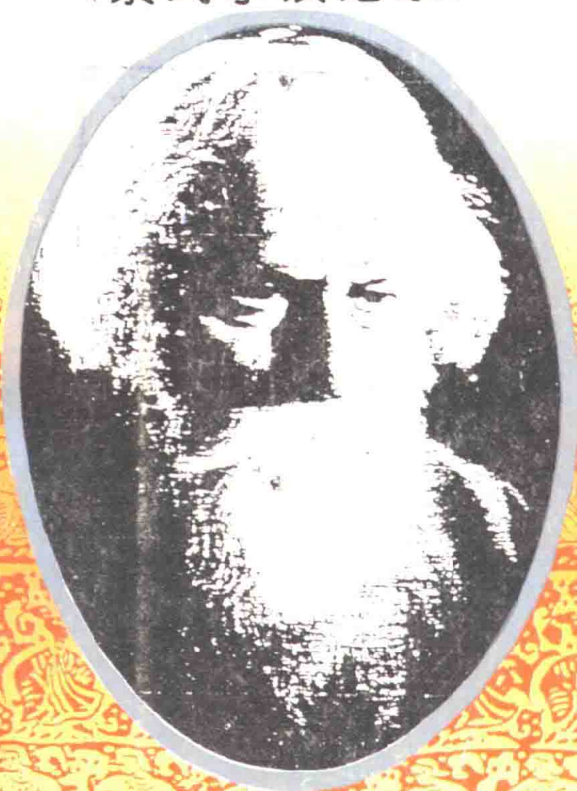


大师文集
泰戈尔卷

炉火情
(泰戈尔谈话录)



RABINDRANATH TAGORE

〔印度〕梅特丽耶·黛维夫人 著

季羨林 译

漓江出版社

大师文集 泰戈尔卷

主编 倪培耕

炉火情

〔印度〕梅特丽耶·黛维夫人著

季羨林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大师文集·泰戈尔卷

炉火情

[印度]梅特丽耶·黛维夫人 著

季羡林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85,0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含精装 2000 册)

ISBN 7-5407-1822-6/I·1148

定价:平:9.90 元 精:14.9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大师文集 ·

出 版 说 明

本文集为多卷本文学作品汇编,遴选对人类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各国文豪、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大师的佳作名篇和研究专著,以方便读者通览诸多文学巨匠的辉煌成就,全面、深入、准确地了解伟大作家的博大思想和精湛技艺。

文集名下分卷,每位作家各占一卷,以作家名命名。卷下分册,按作品形式和内容分别予以归类,如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随笔、文论、书信、传记和谈话录等等,尽量辑收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各分册取作品名为书名,附有简明扼要的内容说明。

漓江出版社

译者序言

先要对书名做一点解释。《泰戈尔谈话录》，根据英文原名，直译应作《炉火旁的泰戈尔》。二者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我们平常认识泰戈尔，一般都是通过他的著作。这些著作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不管他写每一部作品时所抱的态度怎样，他总是难免有意为文。书中的泰戈尔不完全是真实的，甚至有点做作。即使有人有短暂的机会能亲眼看到泰戈尔，看到的也只能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或者“仙人”(vsi)。这是不是泰戈尔？当然是的；但这只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家庭中的泰戈尔。他处在家人中间，随随便便，不摆架子，一颦一笑，一喜一怒，自然率真，本色天成。这才是真实的泰戈尔。我们感谢黛维夫人在她这一本书里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的泰戈尔。黛维夫人是一个有心人。

在所有的古今外国作家中，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恐怕是最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一个作家。从五四运动后期起，我们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诗歌、戏剧、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演讲、回忆录等等，都大量地翻译了过来。一直到解放后，这股劲头并没有减弱，出版了《泰戈尔作品集》十卷，就是具体的证明。泰

戈尔一生热爱中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他的作品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直到最近，他的作品还在影响着我们的青年，推动他们投身于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泰戈尔，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实事求是的了解。黛维夫人的这一本书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诚挚地感谢她，她是一个有心人。

据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所有的比较重要的作家，能像泰戈尔这样有这一种福气的人，真如凤毛麟角。除了泰戈尔以外，我知道的，只有一个德国的大诗人歌德。爱克曼留下了一部《歌德谈话录》。爱好歌德作品的人无不喜欢这一部书，非常感激这一部书。它把歌德的另一方面，通过作品看不到的一个方面，介绍给我们。歌德的许多充满了机智的想法都通过这一部书透露给我们。我们也都说，爱克曼是一个有心人。

但是，我认为，爱克曼却无法同黛维夫人相比。他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记录，不管是多么详尽、亲切、细致、生动，却不能说是文学作品。而黛维夫人正相反。她家学渊源，父亲是举世闻名的印度哲学史家达斯古普塔教授。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精通古典梵文文学和孟加拉文学。从很小就开始写诗，出过几本诗集。在印度，特别是在孟加拉，广有名声。她虽然不是泰戈尔的亲属，但是他们两家过从极密，亲如一家。她从孩提一直到婚后长期亲接泰翁眷款，泰翁把她当自己的孩子看待。在诗人逝世前的三年中，从1938年起，他到喜马拉雅山脚下蒙铺她的家中度假共有四次。1940年是第四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再过一年，诗人离开了人世。他的声音笑容人们再也听不到看不见了。可是这些东西却被黛维夫人完完整整地、栩栩如生地记录在这一本书中。在黛维夫人笔下，满头白发、银须飘拂的诗人，原来是一个十分富于幽默感、经常说说笑话、开

个玩笑、十分有人情味的老人。他关心周围所有的人，关心自己的祖国的前途，关心中国的抗战；他热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为她们甘心做最卑微不足道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决不是一个遁世的仙人，而是一个富于感情的有血有肉的人。萦绕他头上的那一圈圣光消逝了，并无损于他的伟大。他同我们中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近了，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黛维夫人。

1978年，我第三次访问印度，在加尔各答第一次见到了黛维夫人。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泰戈尔。第二天，我离开了加尔各答，到圣地尼克坦去访问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这是我的第二次访问，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到这里来过。我清晰地回忆起当年我住在泰戈尔生前居住过的北楼的情景。在古旧高大的屋子里睡过一夜觉以后，我黎明即起，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到楼外。在一个小小的池塘中，一朵红色的睡莲赫然冲出了水面，衬托着东天的霞光，幻出了神异的光辉。我的心一震，我眼前好像出现了什么奇迹，我潜心凝虑，在那里站了半天。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我在招待所里睡了一夜觉以后，又是黎明即起，去寻找那一个小池塘。结果是杳无踪影。我在惘然之余，深深地感觉到，世界到处都在变化，这里当然也不会例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也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真挚的友情。这友情在黛维夫人身上也具体地体现了出来。在印度是这样，到了中国仍然是这样。我同她在印度会过面以后，前年她到中国来访问。她邀我到她下榻的北京饭店长谈了半天。临别时，她送给我了一本书，这本书原来用孟加拉文写成，后来又由她自己译成了英文，这就是《泰戈尔谈话录》。她问我，愿意不愿意译成汉文。我从小就读泰戈尔的作品，应该说也受了

他的影响。(解放后又写过几篇论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和他的短篇小说的文章。)对泰戈尔的兴趣和尊敬始终未衰。可是黛维夫人这一本书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相信，出自黛维夫人笔下的这一本书一定会是好的。我立刻满口答应把它译成汉文。回来后立刻在众多会议的夹缝里着手翻译起来。原书文字很美，仿佛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本色天成，宛如行云流水，一点也不露惨淡经营的痕迹。古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黛维夫人算是做到了。翻译这样的书，不是辛苦，而是享受。我很快就译完了第一章。

有一次，偶然遇到了顾子欣同志，他也收到了黛维夫人送给他的这同一本书，而且他也有意翻译。子欣是诗人，他在各方面的修养都很深厚，我所深知；如果他翻译的话，译文一定会是第一流的。我立刻就告诉他，我已经译了一章；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停下不译，其余三章由他翻译，出版时就算是我们两人合译。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想法，他也立即同意。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大概子欣实在太忙了，他没有能把其余的三章翻译出来。今年夏天，黛维夫人又来华访问。我在印度朋友沈纳兰先生家里见到了她。一见面，她就问，她那一本书我们翻译得怎样了。我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她。老太太的面色立刻严肃起来，气呼呼地说道：“难道非等到我死了以后你们翻译的书才出版吗？”老太太之所以渴望看到自己这一本书的汉译本，我猜想，倒不一定是完全为了自己；首先是为了泰戈尔，其次是为了中印友谊。她大概觉得，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关于泰戈尔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对她自己，对中印友谊，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我们当时虽然没能谈得很深；但是，她的心情，我认为，我是能够理解的。

可惜的是，子欣同志依然很忙，似乎比以前更忙了；指望他能在短期内将全书译完，似乎是不可能的了。我于是毅然下定决心，并且征得了子欣的同意，在八个月以内独自把剩下的三章译完，以满足黛维夫人的愿望。是不是我自己就不忙，有这个闲情逸致来翻译呢？也不是的。我自己也很忙，而且在译完《罗摩衍那》，看到厚厚的八大卷全部出齐以后，我在松了一口气之余，暗暗立下决心：以后不再搞翻译了。自己已年逾古稀，历年来积存下来的稿子和资料比盈尺还要多，脑子里的研究题目也有一大堆。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把这些稿子加以整理，把资料加以排比，把想研究的题目尽可能地弄个水落石出。翻译之事实难以再考虑了。

然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情况。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我只有放弃原来立下的决心，再从事一下翻译工作了。我于是立即动手，把旧的译稿翻了出来，挤出一切可以挤的时间，先把第一章的译稿重新审查了一遍，然后着手翻译其余的几章。此时，正值我有杭州、烟台之行。在杭州时，招待所的楼道里每天放彩色电视都放到很晚，声量之大，全楼震动。我当然无法安眠；但是第二天我照样黎明即起，潜思凝虑，翻译《泰戈尔谈话录》。到了烟台，住在一所豪华的宾馆里，条件比杭州有天渊之别。推窗就能够看到大海。我每天起床后，外面仍然是一片黑暗。海上停泊的万吨巨轮上却是灯火辉煌，灿如列星。此外则海天茫茫，引我遐思。此时此刻，我简直是如鱼得水，心情怡悦，翻译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等我回到北京来时，初译稿已经完成了。同翻译《罗摩衍那》一样，这一次翻译也带给了我极大的愉快。但是这两种愉快又多少有所不同。对于《罗摩衍那》，我只是喜爱它的文辞和内容。对于《泰戈尔谈话录》，则还有一点个人的成分在内。我十三岁时曾在济南看到过泰戈

尔。到了高中阶段，又开始读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体裁写过一些小诗。到了中年，对他进行过一些研究，写过论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文章，写过《泰戈尔与中国》的长文。我同泰戈尔的关系，可以说是六十年来没有间断，而今到了垂暮之年，又有幸翻译有关他的书。我此时的心情是，怀旧与念新并举，回顾与瞻望齐行，难道是一句套话“感慨万端”所能完全表达得出来的吗？我想，如果黛维夫人知道了这一件事，她也会会心一笑吧！

黛维夫人虽然已经有点老态龙钟，自己认为已经很老了。但是，实际上她还小我三岁。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对年龄的看法也不一样。我远远还没有感到自己在学术上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已经算是老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现在就以一个中国老人的身份，向云天万里之外的一个印度老人致敬，为她祝福，希望她长命百岁，再多为中印友好做些工作。中印友谊的道路，悠久而漫长。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季羡林

1984. 12. 25 写毕

附记：译文很大一部分是在外地开会时写成的，因而颇为零乱。李铮同志费了很大的力量抄写全书，核对文字。刘健同志协助我翻译了一些孟加拉文的书名和其他名字。谨记于此，以志心感。

1985. 3. 26

书中提到的人物

阿鲁	萨奇檀难陀·罗易	诗人的个人随从
阿米亚	阿米亚·查克拉瓦尔提博士	诗人长期的秘书
安得鲁斯	牧师 C. F. 安得鲁斯	
阿尼尔巴布	阿尼尔·古马尔·占陀	诗人的秘书
包尔温	苏荅甘陀·罗易·周特里	诗人私人秘书
班那马里		诗人的老仆
巴尔陀	德威真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的长兄
保玛	波罗提磨·泰戈尔夫人	诗人的儿媳
那同·保谭	周提尔因德罗那特·泰戈尔夫人	诗人哥哥的夫人
比哈里拉尔	诗人比哈里拉尔·查克拉瓦尔提	
季特里陀		女作者的妹妹
周团保	牟里那丽尼·黛维	诗人的夫人
大夫	曼摩罕·森博士	女作者的丈夫
德维布	德维盆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之侄
第一勋爵	阿尼尔·古马尔·占陀	
冈古里	S. N. 冈古里博士	奎宁厂职员
男主人	曼摩罕·森博士	
周提巴布	周提波拉加什·丝尔迦博士	奎宁厂职员

周提因陀罗纳特	周提因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的哥哥
堪奴		诗人的男僮
枯古	摩度丝里·森	女作者的女儿
罗肯·波里特	罗肯德罗那特·波里特	诗人的朋友
大天		诗人的仆人
曼摩罕	曼摩罕·森博士	
玛西	苏布拉塔·黛维	女作者的姨母
美兹达	萨提因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的兄弟
米斯徒	摩度丝里·森	
米徒亚	摩度丝里·森	
密特拉	梅特丽耶·黛维	
母亲	喜马尼·达斯·古普塔夫人	女作者之母
蒙帕必	梅特丽耶·黛维	女作者
我的侄子	阿巴尼因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之侄
南陀巴布	南陀拉尔·鲍斯	圣地尼克坦的艺术家
南地尼	南地尼·黛维	诗人孙女
南地·弗里吉斯	阿尼尔·古马尔·占陀和 苏塔甘陀·罗易·周特里	
那同·保谭	甘丹比尼·黛维（周提因德罗那 特·泰戈尔夫人）	
尼尔拉坦巴布	尼尔拉檀·丝尔迦博士	印度权威医学家
尼维底塔	尼为地塔护士	
牛津大学学生	阿尼尔·古马尔·占陀	
土豆	萨奇檀难陀·罗易	
普罗散塔	普罗散塔 Ch. 摩哈拉奴比斯	
普普	南地尼·黛维	
罗摩难陀巴布	罗摩难陀·查特吉	《现代评论》主编
罗提之母	摩里那里尼·黛维	
罗提达	拉亨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的儿子
罗亨斯坦因	威廉·罗亨斯坦因	

萨提亚	萨提亚普拉沙德·冈古里	
苏季特罗·黛维	季特里陀·黛维	女作者的姊妹
苏塔甘陀	苏塔甘陀·罗易·周里特	
苏弥特罗	梅特丽耶·黛维	
苏伦	苏伦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之侄
苏伦·卡尔	苏伦德罗那特·卡	圣地尼尔坦艺术家
乌玛查兰		诗人老仆
辩喜	斯瓦米·辩喜	
叶茨	诗人 W. B. 耶茨	
你的父亲	苏伦德罗那特·达斯·古普塔	女作者之父
前进集团	政治团体	

引 言

许多人都会感激梅特丽耶·黛维夫人，她亲切地用生动的文字描绘了一个伟大人物在他的朋友们中间的家常生活，最初用孟加拉文写成，现在又译成英文。罗宾德罗那特曾四次在她那蒙铺的家中作客，这使她训练成一种习惯，能回忆并且逐字逐句地记录下诗人同她和其他人偶然的谈话。这种记录是忠实的、可靠的；我们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他那声音的抑扬顿挫，看到他那带着恶作剧意味的眨眼。这种印象在孟加拉文中特别生动；在翻译时，有些东西不可避免地会丢失掉，特别是在那些罗宾德罗那特评论自己的歌曲和诗的篇章里。大家都知道，笑话是无法翻译的！但是，尽管有这些困难，诗人在英文译本里也“活了起来”，那些不懂孟加拉文的读者会感激的。

“栩栩如生”是永不消逝的印象。难道生命的强度、深度和广度不是评价人类伟大的一个尺度吗？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罗宾德罗那特在兴高采烈地开玩笑时显得异常地栩栩如生。我们也看到他深切地、敏感地关心着别人，不但对他们的外在需要敏感，而且对他们的荣誉心和自尊感也敏感。我们已经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的东西，又从个人的角度上了解到了，我们了解到他对一切千变万化的美和生命最后秘密的响应的深广和细致。我们这样同诗人接触以后，回到他的著作时理解得就会更加深刻。

1960年9月30日

玛尔周理·赛克斯

蒙 铺

我在开始写本书以前，我想讲一讲蒙铺，这一出伟大人生戏剧中的那几幕就是在那里演出的。

1934年6月，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我站在加尔各答寓所中面对墙上挂的一幅印度地图，寻找蒙铺，这里是宏伟的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小角落，我的新家就要安排在那里。我看到大吉岭，噶伦堡，锡金，但是地图上却没有蒙铺。“我注定要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鬼地方呀！”我狼狈地自己思忖。

过了几天，在6月24日，我们的车在浓密的森林中、古老的大树下拐来拐去，最后出现在一座小巧的、有游廊的平房前面。我是在污浊的加尔各答的嘈杂声中长大的，我的新居这样美丽又阒静，我真有点吃惊。在我面前，有一个山坡在对着我微笑，光线与阴影在上面涂上了斑纹，成嘟噜的鸡纳树的叶子在上面闪着红光。鸡纳树是一种含有奎宁的灌木，它在印度是治疗致命的疟疾的最伟大的助手。这一个辽远的角落的全部居民都是鸡纳树种植园和工厂里的工人。在居民的林中居住地之间长着原始的森林，在那里面，懒惰的蟒蛇睡在干枯了的树叶子铺上，间或有一只约七百二十磅重的狗熊从林中钻出，

来到村中小径上，送掉性命。数不清的人行小路把蒙铺同没有居民的林中空地联结起来，一条狭窄弯曲的汽车路通向外面的世界。没有电报局，因此一封电报并不会受到特殊的待遇——它常常同平常的信装在一个袋子里送到，这袋子是由一匹驼背的小马从山脚下火车站驮上来的。现代生活沸腾的波涛永远不会高到能污染这个小小的世外桃源的程度。

第二年夏天，我邀请师天^①罗宾德罗那特到我的新居来。他答应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成。从那以后，我每年夏天都提出我的邀请，他总是答应的，但是每一年总是由于这事那事阻拦住他，一直到1938年，他第一次上来作我们尊敬的客人，圣化了我的家。从那以后，他连续在三个假日里来到这里，这个遥远的、小小的蒙铺一下子出了名，在报纸上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1940年，当师天第四次来访的时候，他在那里庆祝了他的诞辰。他坐在工人们中间，与他们同乐。在我们的一生中，那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那以前，我们就像是帝国主义机器上的一些渺小的齿轮，它滚上前去，把别人的生命碾碎，毫不在乎。我们受到教导，一个绅士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同工人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好来维持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那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否则就会乱了套！今天，我想到那些为了保住一个“尊敬的老爷”种姓而产生的微小的繁文缛节就觉得好笑。不许任何“苦力”看到我们用手指头抓饭吃，如果一个仆人头上没有缠着头巾而来伺候我们，那是无法想象的。这样就在我们周围筑起了一座人工的墙，它把我们同群众的生活

① 梵文是Gurudeva，是印度人对泰戈尔的尊称。原作者在下面对这个称呼还有注。——姜林注

分开来，使得我们对他们那奔腾澎湃的知觉与感情漠然无知。

1940年，当师天在蒙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那样一个偏僻的小地方，怎样为他庆祝诞辰。但是他自己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说，除非他看到人民，他就没有真正看到那个地方。如果不被人类的生活所触碰，自然的美是不完全的。他说，他愿意按一按生命的脉搏，它跳动在那些卑微的、人们不了解的山中居民的沉默的心中。在金鸡纳树种植园的历史上，工人被请到一个官员的平房中去共同庆祝一个节日，坐在一起，吃在一起，这恐怕还是第一次。从那以后，每年他的生日就用同样的形式在那座房子里来庆祝，许多其他的节日也如法炮制。在那一天，他点上了一盏灯，这盏灯照亮了许多人的心，照亮了许多带有偏见的心灵中的黑暗角落。

经过了八年坚韧不拔的努力，我的丈夫M.森博士，成功地在这同一座小房子里建立了一个劳动幸福中心，诗人亲身参加圣化这个机构，诗人在这里写作、画画、唱歌、休息，同他的朋友们同乐。这是一个微小的回忆，但是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它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是为了纪念近代最伟大的诗人的第一次冒险的尝试。